

第十回 聽月題詩 引生遇故

詩曰：

夜漏無聲誰聽月，冰輪皎皎又有聲。

天宮響振霓裳曲，送下清音到玉京。

裴爺見宣公子竟認真要寫起絕據來為執照，肚內好不暗笑。書癡不知就裏，執意如此，少不得日後慢慢擺布他一番，方出今日心頭之氣。一面想著，一面假意發怒道：“好個不識抬舉的小子！老夫一團美意，招你為婿，你反出言無狀，竟肯寫絕據與老夫為憑。也罷：

我本有心托明月，誰知明月照溝渠。

說罷，就命書僮取過文房四寶，與宣公子好寫絕據。宣公子並不作難，片刻寫完，還著了花押，呈與裴爺。一看，只見上寫道：立絕據。宣登鰲今立到裴年伯名下：情因朱陳面許，冰炭難投，若日後懊悔再求，年伯執此為憑，聽其處治，毫不怨尤。今恐無據，立此存照。

裴爺看了絕據，籠於袖內，即氣忿忿的起身，也不向宣公子再交一言，竟出書房而去。宣公子自覺沒趣，也告別裴公子要行。裴公子還留他便飯，宣公子不肯相擾，帶了書僮，揚長而去。裴公子送出大門，見他去遠，方轉身進來，要覆乃尊之命，不敢到書房去，趕至後堂，見尊翁與兩個妹子坐在那裏，談說宣生拒婚一段情景，他便向前說：“宣生已去了。”說著，也一旁坐下。裴爺道：“他臨去可說些什麼？”以松道：“卻是嘿無言，不悅而去。爹爹何不向他說明，就是寶珠，他豈不十分感激？定要藏頭露尾哄他，當面得罪爹爹，孩兒不解。”裴爺聽說，哈哈大笑道：“做好文章須要有波勢、有曲折，方顯出拿龍捉虎的手段。若直截而下便成佳話，毫無趣味。”綺霞道：“宣生已寫絕據，定要寶珠，爹爹又不說明，宣生渾如夢寐，則千里姻緣之線，從何處穿起？”綺雲也道：“柯寶珠明推暗就，倒是一對奇怪文字，叫人從何處下手，收拾起來？”裴爺見他兒女們為宣生、寶珠之事，反復辨難，不禁笑將起來，道：“你們只依為父之計而行，不怕宣登鰲不前來跪求為父的，不怕寶珠還再假撇清了。”綺霞道：“爹爹計將安出？”裴爺附著綺霞的耳說了一會，綺霞點頭。又附著以松的耳說了一會，以松會意。父女們說罷，俱各相視而笑。大家辦事去了，不表。

且言寶珠，自回了裴家兩個姊妹一番決絕的話，雖是義正詞嚴，及他姊妹去後，心中又懊悔起來，道：“宣生得我死信，遂至一病不起，乃千古多情之才郎，便與他相訂白頭，亦不為過；況奴蒙裴繼父從水中救起，再生之恩，豈可不知？大不該向裴家姊妹們回得太愚蠢了些。設使外人知之，豈不說奴寡情至此！”想著愈加憂悶起來，伏幾朦朧睡去。恰值綺霞、綺雲姊妹二人走到寶珠房中，見寶珠在那裏打盹，如媚、如鉤向前尊聲：“姑娘們請坐。”綺霞搖著手叫他不要不則聲，順手在桌上取一條白紙，捻了一個紙捻。寶珠本是歪著頭睡在膀子上，鼻孔朝外，綺霞將紙捻送進寶珠鼻孔，一陣亂捻，捻得寶珠鼻內一陣奇癢。寶珠從夢中驚醒，一見是裴家姊妹，將身站起相迎，俱笑個不住。然後大家坐定，兩個丫鬟俱送了泡茶來吃。綺霞吃著茶，叫聲：“寶珠賢妹，你每想要到我家聽月樓上去玩玩，此樓乃是仙筆所題，後樓雪窗亦可眺遠。今日無事，奉陪賢妹到樓上去遊玩一回，省得在此貪睡。”寶珠道：“很好，‘聽月’二字取得新奇。愚妹也要到樓瞻仰仙跡，以開懷抱。”說罷，姊妹三人起身出房，各帶丫鬟跟隨，一直往花園而來。

到了花園，此刻已是秋末冬初，閭林花影凋零，鳥聲稀少，只有幾枝殘菊在於畦邊插著，也不足供賞玩。姊妹三人直向樓下而來。到了樓梯，魚貫上去。樓上每日收拾潔淨，自有園丁辦理伺候。裴爺早晚上樓燒香，樓上滿壁圖書，俱是名人詩畫，陳設精工，紙墨筆硯，俱皆古玩。四面推窗亮開毫無點塵，樓下自有管園僕婦煨的香茗伺候，送上樓來。三位小姐上得樓來，先是裴家姊妹見了仙匾，倒身下拜，寶珠也隨著禮拜。拜畢起來，大家坐定，有丫鬟各送船茶一杯，在面前擺著。寶珠見匾上“聽月樓”三個金字寫的奪人眼目，已不勝驚訝，又見下寫“掌桂仙吏題”，一時不解。便問綺霞道：“姐姐，月如何可聽？出於何典？以開茅塞。”綺霞見問，便回道：“賢妹有所不知，只因家君新建此樓，尚未題名。那年八月十五日晚上，合家在園內飲酒賞月，我父要在酒席前面試我們兄妹的才學，並將樓名各取一個上來，以定優劣。我兄取的‘餐松’二字，我妹取的‘雙鳳’二字，愚姐取的‘倚翠’二字，還有我父取的‘留雲’二字，未曾說出，忽月臺下飄落一張紅柬，上寫著：樓名俱取的不佳，他於月府桂樹下細加磨琢，成‘聽月樓’三字，以留千古仙跡。我父將柬帖看過，又被一陣仙風吹去，柬帖無影無蹤。我父驚奇不止，即命掌燈上樓。一看，哪知未曾寫字之匾已有三個金字在上，如斧琢成，下書‘掌桂仙吏題’，即月府吳剛也。賢妹，你道奇也不奇？就是這‘聽月’二字，我們兄妹也將此意細細推敲，並不知出於何典，其意似不近理。仙吏又留詠‘聽月樓’七言詩一首，寫在匾下粉屏上，解釋‘聽月’二字之意，令人恍然大悟。賢妹何不近前，一看便知。”寶珠聽說，也暗自稱奇，起身進前，到粉屏前一看，果見字跡寫的龍飛鳳舞。上寫道：

詩曰：

聽月樓高接太清，樓高聽月更分明。

天街陣陣香風送，一片嫦娥笑語聲。

寶珠看畢，連連稱贊道：“這個月聽得好，用意清新，近情近理，不枉是仙人之筆。”說著，將身坐下，又打動他的平日詩興，便對綺霞說：“姐姐，此樓得仙人賜以嘉名，將來尊府必有瑞兆；又得仙人賜以佳句，亦增賢姊妹翰墨之光。但你我姊妹們平日詩中唱和，不過詠物感懷的腐題，題之清奇，莫過‘聽月’。愚妹不揣冒昧，大膽拋磚引玉，不知姐姐意下何如？”綺霞領了乃尊的密計，正要將寶珠逗留在樓上，好照計行事的，今聽見寶珠要和“聽月樓”的詩，正好延挨功夫，便答道：“賢妹有此高興，愚姐理當奉陪，只是獻醜。但不知和詩可還和韻。”寶珠道：“怎不和韻？”綺霞命丫環研墨，與綺雲、寶珠各取一幅錦箋，鋪於案上，構取詩思。丫鬟一旁捧茶伺候。三位小姐見墨已濃，濡動羊毛，不必過假思索，俱已一揮而就。大家互相傳看，和“聽月樓”的詩，一首首俱有矯矯不群之句。先是綺霞詩曰：

百尺高樓玉宇清，一天月色向空明。

丁丁伐木遙如許，世外猶聞斧鑿聲。

綺雲詩曰：

樓外涼侵秋氣清，寒砧動處月光明。

晴空隱約將衣搗，一片更催玉杵聲。

寶珠詩曰：

樓傳仙筆意奇清，眺望旋驚夜月明。

環珮叮嚀來步履，非笙非笛落虛聲。

大家看畢，互相稱贊謙遜一回，每人詩後面俱有自己名諱漫題。綺霞命丫鬟將三幅詩箋貼於樓上粉壁，又是丫鬟送了一巡茶，吃過，綺霞對著寶珠道：“我們詩興既畢，何不到雪洞前眺遠一番，以豁睛眸？”寶珠自在家中被父親拘住，不能遠走一步，以解悶懷。今在裴府，又得他們姊妹作伴，很不寂寞。樓高眺遠，更是雅事。一見綺霞所說正中心懷，便回道：“很好。”姊妹三人即起身到雪洞前四處一望，但見：

一泓秋水接長天，遠樹迷離裊碧煙。

最好晴光舒野徑，釣魚灘上送歸船。

寶珠看著秋天一派野景，甚舒胸懷。先還與裴家姊妹並肩站著，看後因越看越癡，竟把他姊妹扔在背後，他獨自伏在洞口呆望。裴家姊妹也將身退後，讓寶珠在雪洞口暢意觀望。綺霞眼尖，遠遠見兩個戴方巾的後生，從樓下來了，一步近一步，認得前面是宣生，後面是乃兄以松誘他來了。他把妹子綺雲手上一扭，努一努嘴，綺雲點頭會意，同乃姐把身子輕輕退在椅子上，坐了喝茶，暗笑寶珠。寶珠也不知就裏，只顧出神朝下面望，身子露著半截，他也不知下面有人看他，且自慢表。

再言宣公子自在裴府寫據回去，好不懊惱，心中只是納悶。過了兩日，又見以松。裴公子來邀他出去逛一逛。宣公子執意不肯出去。裴公子因受了乃尊密計，當面請出宣年伯，說知來意。宣爺不好推卻，逼著兒子陪裴公子出去逛一會。宣公子勉從父命，同裴公子一路尋秋，也談談別的閒心，卻走到花園後門口，正是聽月樓上雪洞，正坐著寶珠一人在那裏閑望。裴公子故作不知，問宣公子道：“你看那高樓上坐著一位佳人。”宣公子聽說，抬頭一看，吃驚不小，忙搶幾步向前。且看下文。

[返回 >> 聽月樓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